

第一章 狼子野心趙家人

厚重的牢門緩慢打開，姜蟬踉踉蹌蹌被獄卒推搡出來，一不當心摔進雪窩子裡。後背一條條鞭痕立刻滲出血來，姜蟬倒吸口氣，疼得幾欲昏過去。

獄卒啐她一口，「沒良心的白眼狼，趙家心善，撤訴了，算妳撿了條命。」

我沒放火，是趙家誣陷我！

趙家害死我娘，他們不是好人！

這些話姜蟬在大堂上說了無數遍，可趙家有人證、物證，再加上繼父趙華的「慈父」形象深入人心，根本沒人相信她。

即便有人信，有誰肯為一個孤女得罪剛升任了尚書的趙華？

姜蟬閉了閉眼睛，掙扎著想站起來，卻見一雙鑲著珍珠的麂皮小靴停在她面前，接著一塊碎銀子砸在她身上。

姜蟬遍佈血痕的手一頓，緩緩抬起頭，看到張明豔照人的臉。

「真是可憐。喏，給妳二兩銀子，買件厚衣穿吧。」趙霜霜發出一聲悲憫的歎息，「早知如此，何必當初？」

獄卒諂媚道：「趙小姐真是人美心善，她放火想燒死趙大人，你們不但不追究，還以德報怨接濟她，好人啊！」

「怎麼說她母親也曾是我父親的繼室，看在她叫過我幾聲姊姊的分上，她不仁，我不能不義。」

趙霜霜這話一說，自然又贏得一片讚許聲。

霸占她姜家萬貫家財，臨了給二兩銀子，這就是趙家的「善」？

姜蟬揚起手，然而還沒碰到趙霜霜的臉，就被人死死摀在地上。

「妹妹還是沒學會，官家小姐怎能動手打人？」趙霜霜溫和地笑著，一如從前不厭其煩指點她。

不知誰在背後踹了一腳，力道很大，姜蟬一口血盡數噴在雪地上，斑斑點點，觸目驚心。

「要打，也是借旁人的手。」趙霜霜俯在她耳邊說，聲音極輕，只有她二人聽得到。「我們買了五進的大宅子，用妳家的錢；妳娘最愛的那套嵌寶金頭面，我爹賞了石姨娘；妳娘為妳攢的嫁妝，如今在我名下。我和蘇公子訂親了，妹妹，妳心心念念要嫁的人，是我的了。恨嗎？」

怎能不恨？姜蟬死死盯著她，憤恨中夾雜著不甘，不甘卻又無助，聲音都在滲著血，「你們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！」

「不得好死的是妳呀。」趙霜霜無辜一笑，「路都是妳們自己選的，不過低賤的商戶，也想做官太太官小姐，照照鏡子，配嗎？哦，忘了告訴妳，趙氏族譜把妳們除名了，妳娘被移出趙氏祖墳，棺材扔在了亂墳崗。」

姜蟬瞳孔猛地一縮，瘋了似的掙扎起來。

「放開她。」趙霜霜眼中是無限悲憫，言語卻惡毒至極，「妹妹快去，今冬鬧饑荒，城外聚集了好多流民，去晚了，或許他們會把棺材劈了當柴燒。」

姜蟬什麼也顧不得了，跌跌撞撞往城外跑。

細碎的浮雪被風捲著，塵土似的在腳下飄蕩，她跑得跌倒了，再爬起來，說不清摔了多少跟頭後，她沒力氣了，只能手摳著雪地慢慢挪動。

有人從旁經過，不說憐憫，反而狠狠吐了口唾沫，你一言我一語地罵起來——

「不孝順的畜生，大逆不道，要遭天譴的！」

「養隻狗還知道看家護院，她連狗都不如。」

「趙家養她一場，她還想搶人家的財產，沒見過這麼惡毒的人，還有臉活著？」他們不知道，也不關心事情真相，只用謾罵肆意發洩他們的情緒，姜蟬聽著，淚水混著血水流下，不為自己，為了母親。

母親身上有好聞的百合香，眉尾畫得細細的，溫柔地垂下，眼中永遠是平和的笑意。

她優雅了一輩子的母親，不能受到曝屍荒野的屈辱，可她爬不動了，只覺得冷，寒徹骨髓的冷，一種從未體驗過的心悸和口渴瀰漫上來，她覺得自己快死了。也不知道四周沉寂了多久，忽然有風拂過她的臉頰，很暖，很輕。

「怎麼會這樣……」男子的聲音在抖，手也在抖。

姜蟬艱難地睜開眼睛，暮色中他的面孔模糊不辨，唯有頭上的明黃額帶分外清晰。

「誰……」

「是我，衛堯臣。」似是怕她不記得，他緊接著說：「妳親手買下的小馬奴，專門餵妳的小馬青龍。」

姜蟬確實記不得了，但還有人在意她，這點暖意讓她積聚起最後的氣力，向他伸出手，「求……求你……把我和我娘，葬在一起。」

手被他握住，他說了聲好，後面再說了些什麼，姜蟬已經聽不到了。

周遭的聲音逐漸遠去，天好黑，恍惚中，她看見母親一身大紅嫁衣，歡歡喜喜奔向趙家的花轎。

「娘，娘，不要去！」姜蟬慌張大喊，手抓了個空，母親越走越快，眼看就要消失在漫天飄舞的紅綢紅布中，這讓她更心急如焚，「趙華不愛您，他圖的是錢，我們都被他騙了！他用姜家的錢填補虧空，他拿您的銀子在外頭養女人，他會逼得我們走投無路！」

趙華在笑，趙霜霜在笑，老夫人也在笑，臉上的笑容把五官都擠歪了，而他們摠住母親的手腳，用枕頭壓住母親的頭……

娘！

像有誰推了她一把似的，姜蟬猛然從高空墜落，大汗淋漓驚醒。

眼睛被一片白亮的光刺得眯起來，片刻的適應之後，她方看清那片光來自窗外的積雪。

難不成她被救活了？

姜蟬一怔，想起身，卻發現一雙手白白嫩嫩的，沒有凍瘡，更沒有傷痕。

她目光挪動，見窗前擺著一面水晶玻璃小鏡，記得到趙家沒多久，這面鏡子就被

趙霜霜要了去，怎麼又回來了？

對面的黑漆嵌螺鈿牡丹紋立櫃，案上的銅鎏金蓮華燭臺，還有飄飄嫋嫋的百合香，一切都那麼的熟悉，這不是她在真定老宅的閨房嗎？

她記得老宅在母親改嫁的第二年春天就被流民洗劫一空，毀於大火。

這是死前的走馬燈，又或者，她回到了過去？

狠狠掐了自己的手一把，痛感真實，一股狂喜湧上姜蟬心頭，天可憐見，一切得以重新來過，她還沒去趙家！母親說不定也沒再嫁！

她跳下地就往外跑，經過書案邊時，書案上一本冊子封面的《趙氏家訓》驀地落入眼簾，她怔了半晌，難過地向下抿了抿嘴角，頹然落坐。

她記得很清楚，這是趙華迎娶母親時親自拿給她的。

到底晚了一步！

窗外飄來幾聲人語，聽聲音像是兩個僕婦。

「看這架勢，小姐應該是不回來了。」

「可不是！箱子櫃子足足裝了十六輛馬車，人家是去京城當官小姐享福去了，還回來幹什麼？」

「說起來，太太帶著小姐這一改嫁，姜家算是徹底成了絕戶，老爺子地下有知，還不得氣得拍棺材板兒？」

「這妳就不知道了。」說話的人咯咯一笑，「太太年輕時根本不願意招贅，是老爺子摠頭逼著成親的，結果沒兩年姑爺死了，別看太太嘴裡不說，心裡還不定怎麼埋怨老爺子！偏偏又只得了小姐這一個閨女……唉，老爺子都沒了，誰還能管得住太太？」

姜家幾代經商，積累了一筆可觀的家業，子嗣上頭卻頗為單薄，到姜老爺子這裡只得一女，就是姜蟬的母親姜如玉。

老爺子不願家財旁落，不由分說招了個老實木訥的莊稼漢做贅婿，可想而知姜如玉對這樁婚姻的失望。

老爺子臨終前留下話，讓姜蟬在家招婿，依舊找莊子上知根知底的農戶，務必要給姜家留後，可姜如玉怎肯讓女兒走自己的老路？她向趙家提出的唯一條件就是帶女兒改嫁，給孩子一個正經的官家小姐身分。

姜蟬歎口氣，趙家是詩書傳家的大戶，母親以為有了好身分就能在京城給自己說門好親事，可惜她們把趙家想得太好了！

想著，她又覺得怪異，這些僕婦竟敢公然議論主家的事，姜家雖是商戶，家裡的規矩也不至於鬆散到這個地步。

不等她出聲，便聽窗外有人喝道：「下人敢嚼主子的舌根，我看妳們是欠收拾。

把她二人關柴房去，回秦嬤嬤，請她老人家示下。」

「秦嬤嬤」三字入耳，姜蟬心裡咯噔一聲，不由自主攥緊了拳頭。

秦嬤嬤是趙家特地給她指派的教養嬤嬤，開口閉口趙家規矩世家風範，說她這個不對，那個不行，聽得她心驚膽戰，覺得自己哪兒哪兒都是錯，每次出門做客都誠惶誠恐，生恐被人恥笑了去。

殊不知越是這樣，越叫人笑話，漸漸的，她從一個帶著幾分任性的傲氣小姑娘，慢慢變得孤僻自卑，窩在趙家後宅越發不願出去。

沒有朋友，沒有親人，上輩子她落得孤立無援的下場，此人功不可沒。

門簾掀起，大丫鬟金繡腳步生風進來，看見散著頭髮的姜蟬，忙上前伺候梳洗，「小姐，秦嬈嬈說了好幾次，趙家沒有歇午覺的習慣，讓小姐改改這個毛病。」再見故人，姜蟬鼻子一酸，幾欲落淚。

上輩子秦嬈嬈的外甥相中了金繡，出於對秦嬈嬈的信任，金繡應了，結果嫁過去不到半年人就沒了，秦嬈嬈說是病死的，她卻聽說是被那畜生活活打死的。

暗歎一聲，姜蟬沒接金繡手裡的巾子，反而問：「妳很聽秦嬈嬈的話？」

金繡沒聽出她言外之意，不無佩服道：「秦嬈嬈見多識廣，辦事老道，看她管教下人的樣子，好威風，不愧是大戶人家出來的，我要學的還多著呢！」

姜蟬聲音嚴厲了幾分，「妳也知道她是趙家的人，不是我姜家的，妳是該好好學學規矩了。」

金繡的臉頓時變得蒼白，她和小姐一起長大，姑母又是夫人的心腹嬈嬈，一向得臉，小姐這般敲打她還是第一次！

她聲音不由得發虛，又有點委屈，「我是想著，小姐早晚都要到趙家過日子，提前結交秦嬈嬈也有好處……」

姜蟬搖搖頭，「我是姜家的孩子，不做趙家的女兒。」

金繡大驚失色，「這怎麼說的？夫人臨走時千叮嚀萬囑咐您儘快上京，趕在年前入趙家族譜，正月裡您就可以在京城貴女圈子裡走動了。我辦事不妥帖，您罰我就好，千萬別和自己前程過不去！」

姜蟬終是放緩了語氣，「母親那裡我自會解釋，告訴妳此事是叫妳心裡提前有個底。妳我打小的情誼，說是主僕，可我從沒把妳當奴婢看，不想因為不相干的人壞了咱們的情分。」

這話說得金繡心頭一陣酸熱，「我記下了，小姐放心，我不是攀高枝兒的人。」

「我自是信妳的。」姜蟬接過她手裡的巾子，一邊由她伺候著梳洗，一邊慢慢道：「馬房是不是有個叫衛堯臣的？」

金繡細細想了想後說：「您說的是衛小九吧，就是個子高高的，笑起來有點壞壞的，眉目間又十分英氣的那人對不對？」

他長得如何，姜蟬在死前是一點都沒看清，因而笑道：「妳倒印象深刻。」

金繡臉悄悄一紅，小聲嘟囔，「現下誰不知道他？敢把李頭兒打得滿臉花的，他可是獨一份。」

姜蟬有點意外了，李頭兒是護送她上京的趙家外管事，她記得那人是練家子，竟不是衛堯臣的對手？

「他怎麼來了咱家？」

「您叫他來的！」金繡笑道：「前年秋收他家交不起稅糧，您恰巧路過，隨口一句『他是我家的下人』免了他牢獄之災，誰知道他家倒會抓機會，借您的話轉天就把他賣進府了。」

姜蟬也是一笑，原來是這麼回事，怪道不記得他。

說話間小丫鬟銀繡來了，「秦嬾嬾讓我給小姐回一聲，那兩個僕婦掌嘴二十，攆出府去了。秦嬾嬾還說，府裡人多口雜，規矩鬆散，須得好好整治一番，以免有人生事作耗。現下取了花名冊準備點驗，若哪個刺頭兒不服管教鬧到小姐這裡來，請小姐不必理會。」

聽罷這話，姜蟬心裡那股怪異感越來越強烈。

她記起來，上輩子也發生過同樣的事情，當時她聽了僕婦的閒話氣得直哭，本就打算好好懲治一番刁奴，而且上京在即，她無暇顧及老宅，便留下秦嬾嬾讓她放手處置。

結果遣散的遣散，發賣的發賣，短短幾日，府裡的人就去了七七八八。等到了趙家，趙老夫人便以伺候的人太少為由，塞了不少人到她院子。

當時還覺得趙老夫人關懷備至，現在想來真是蠢透了，人家分明是做了一齣戲剪除人手，安插眼線，怪不得自己的一舉一動人家瞭若指掌，多少雙眼睛盯著她呢！而衛堯臣，九成九也是這次被打發走的。

那兩個僕婦有膽子在她窗戶根兒下嚼舌根，時機又選得剛剛好，保不齊就是秦嬾嬾的手筆。

這回，她絕不再讓趙家如願！

姜蟬靜靜思量片刻，吩咐道：「告訴秦嬾嬾，姜家沒有年前抄檢的先例，是好是壞，都要讓大家過了年再說。」

這就否了秦嬾嬾的意思，銀繡微微一愣，嘴唇動了動，想說秦嬾嬾是老夫人派來的，這樣不給面子硬邦邦地駁回，會得罪人家。

若是秦嬾嬾在趙老夫人面前給小姐上眼藥，受罪的還不是小姐？反正上京後也用不著那麼多的人，還不如應下來，打發幾個不省事的敷衍過去。

可話到嘴邊銀繡又猶豫了，她是外頭買來的，不比金繡和小姐的情誼深厚，這些話說了恐怕會惹小姐不快，還不如不說。

她到底什麼也沒說便退了下去。

待銀繡一走，姜蟬立時低聲吩咐金繡，「妳去找那兩個婆子，現在就去，不管用什麼方法，先把她們穩住，別讓秦嬾嬾知道。」

見小姐此番作為不同往日，金繡心中驚疑不定，忍不住提醒道：「秦嬾嬾畢竟是趙老夫人派來的，小姐總要給她幾分面子——省得夫人夾在中間為難。」

姜蟬輕輕歎了口氣，「我知道，快去吧，省得人跑了。」

屋子裡又剩了她一人，她覺得有些氣悶，推開窗子，風捲著雪粒子襲面而來，滿屋子的炭火氣頃刻散了個乾乾淨淨。

書案上頭的《趙氏家訓》不停翻動，嘩啦啦地響，火盆中的炭火無聲地燃燒著，姜蟬伸出一根手指輕輕推了那本書一下，再推一下，猛一揮手，那本《趙氏家訓》落入火盆，徹底燒成了一堆紙灰。

有秦嬾嬾這一齣，姜蟬生怕夜長夢多，等不及再派人找衛堯臣，披上斗篷提腳就往馬房走，清新沁涼的雪花落到她的臉上，憋在胸口的濁氣一掃而空，渾身上下

都輕鬆下來。

「小姐去哪裡？」

女人的嗓音就像缺油的門軸，吱呀呀直響，又澀又尖，刺得姜蟬心頭突地一跳。這聲音她再熟悉不過，正是秦嬾嬾的。

秦嬾嬾一張長方臉，細眉小眼，高顴骨，薄嘴唇，雖年過五十，可臉上不見一道皺紋，只鼻翼旁有兩條深深的八字紋。

應是一接到消息就趕過來，她有些氣喘，老臉泛紅，看起來很生氣的樣子。

秦嬾嬾屈膝草草一蹲，板著面孔道：「小姐出來怎麼不帶個丫鬟跟著？知道的說小姐心腸好體恤下人，不知道的還以為姜家一點規矩都沒有！等到了京城可得改改，別讓人笑話小姐是個鄉下人。」

又是這套！

姜蟬氣得手微微顫抖，勉強保持聲調平靜，「真是好笑，我清清靜靜在家裡散散步，怎麼就成了沒規矩？」

秦嬾嬾被噎得一愣，又不免奇怪，往日裡姜蟬見了她從來都是笑臉相迎，柔柔叫一聲「嬾嬾好」，她說什麼就是什麼，今兒個怎麼轉了性兒？

她不願在姜蟬面前落了下風，馬上拿出教養嬾嬾的架勢，教訓道：「您哪裡知道官宦人家的道理？像我們這種世宦書香人家的小姐，身邊的嬾嬾丫鬟自然也不會少，進出皆是前呼後擁，斷沒有主子獨來獨往的。」

見姜蟬仍有不服，她長歎一聲，「您年歲不小了，好歹為夫人著想一二，人家不說您，只會說夫人沒有管教好女兒，您忍心讓夫人丟臉？」

想起母親，姜蟬胸口一陣悶痛。

秦嬾嬾微微抬起下巴，「小姐不同意我整頓下人，殊不知日防夜防，家賊……」

「嬾嬾多慮了！」姜蟬打斷她，「不是不整頓，而是妳身為趙家的管事嬾嬾，插手姜家的事不、合、規、矩。」

話音甫落，秦嬾嬾的臉已是漲得通紅。

「二來嘛，我沒記錯的話，嬾嬾是半個月前到的姜家。」姜蟬心情漸漸平緩，思路也清醒不少，「這麼短的時間就把我這裡摸透了，知道誰得用，誰不得用？」

秦嬾嬾驚訝錯愕地打量著姜蟬，小姑娘剛剛及笄，臉龐略顯稚嫩，大大的杏眼含著幾分怒氣幾分警告，雖還是往常的模樣，氣勢卻不一樣了。

她無端一陣心頭急跳，暗暗捏了捏袖子裡的信方覺得好些。

「此事不用再提，我自有安排。」姜蟬急著去見衛堯臣，示意秦嬾嬾退下。

秦嬾嬾卻好像看不懂她的臉色一樣，擋在前面沒動，「京城那邊傳話，要在年前賣掉姜家在真定所有的產業，我聽說小姐手裡也有鋪子，還請小姐把帳本交給我。」

姜蟬一驚，前世她的確交出了帳本，但那是到了趙家後，趙老夫人以家規禁止趙氏女經商為由，變相收走了鋪子。

這輩子怎麼提前了，還要賣掉？

姜蟬沉下臉，「誰的口信？誰要變賣姜家的產業？」

「小姐莫急，自然是夫人的意思。」秦嬾嬾掏出一封信，「這是夫人寫給我的親

筆信，責令鄭管家、錢掌櫃協同我辦理此事。」

姜蟬急急接過信，草草掃了一遍，怔愣片刻，不相信似的又看一遍，臉色蒼白得和積雪也差不多了。

秦嬾嬾翹起嘴角得意一笑，隨即隱去，仍是撇著嘴角道：「夫人的筆跡做不了假。明日小姐就要啟程上京，天已經擦黑了，小姐指個人與我交接，您也好早些歇息。」姜蟬勉強鎮定下來，把信收好，淡淡道：「姜家幾十家鋪子，染坊、油坊、醋坊十幾座作坊，少說也有百十號夥計，都賣了，這些人怎麼辦？這事太大，等我見過母親再說。」

秦嬾嬾本想扳回一城，不想現下連信也拿不回來，頓時著惱了，「長輩們決定的事情，小姐只需照做即可，不遵母命，妳這是忤逆！」

「忤逆」二字狠狠戳中了姜蟬的心窩子，渾身的血立時倒湧上來，一時間手腳冰涼，幾乎站立不穩。

但姜蟬知道，自己不能在這個時候退縮，或流露半點畏懼。

「怎的，妳要替我母親告我？」她的語氣同樣不好聽，帶著濃重的鼻音。

秦嬾嬾自覺失言，話音一轉，帶著幾分痛心感慨道：「您這是生生把夫人的臉面丟在地上踩，夫人疼您不會追究，可您讓別人怎麼看？」

「小姐大概不知道，趙家從沒有娶商戶的先例，老爺頂著全族的壓力娶了夫人，夫人性子好，容貌好，才學好，這才一點點轉變族人對她的看法，您不能讓夫人的努力功虧一簣啊！」

越提及母親，姜蟬心口越是疼得厲害，接連深吸幾口氣方壓下那股鬱氣，沉聲說：「賣也不急在一時，上趕著不是買賣，離過年只有一個月的時間，這檔口賣不出好價錢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姜蟬厲聲說：「沒有可是，這是我姜家幾代人積累的產業，不能毀在我的手裡！」

見她軟硬不吃，秦嬾嬾頓時沒了主意——她總不能上手硬搶。

沒有夫人那封信，她根本指使不動姜家的大管家和大掌櫃，帳本拿不到，鋪子賣不掉，回去可怎麼跟老夫人交代？

顧不得姜蟬的反常，秦嬾嬾急急忙忙找人往京城遞消息去了。

姜蟬鬆了口氣，挺得筆直的腰杆鬆懈不少，一陣風吹過，背上又濕又涼，隆冬臘月，她緊張得出了一身的汗。

姜蟬自嘲一笑，看來上輩子的陰影不是那麼容易消散的，不過似乎也沒那麼可怕，這次她就沒讓秦嬾嬾討到便宜。

搭眼一瞧，遠遠站著的銀繡表情呆呆的，儼然是驚住的樣子。

姜蟬招手叫她過來，「可巧妳在，讓鄭管家和錢掌櫃吃了飯到小花廳等我。」

說罷，拿過南園子的鑰匙，仍不讓人跟著，她自己走向馬房。

已是掌燈時分，深藍的夜空下，白皚皚的雪蒙上一層夢幻般的藍光，周圍很靜，只能聽到沙沙的落雪聲。

白茫茫的天地中，只她一人，恍若有種回到前世的錯覺。

路的盡頭是一道矮牆，繞過矮牆便是馬廄。

馬廄的屋簷上懸著燈籠，昏黃溫暖的燈光落在她腳下，隱約能聽到馬廄裡的說笑聲，姜蟬反而站住了腳。

待會兒見了他要怎麼說？

她想帶他去京城謀個前程，可人家肯不肯和她上京？趙家勢大，如果他以後知道自己與趙家為敵，會不會退縮？會不會怨她？

上輩子他送自己最後一程，是巧合，還是特地來的？因著什麼？

衛堯臣多大，家在哪裡，還有什麼親人，脾性如何……她對他一無所知，甚至連他的模樣都不知道。

姜蟬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麼，明明只有一步之遙，卻怎麼也邁不過去。

一陣爆豆般的歡笑在牆那邊響起，有人大喊道：「就這麼定了，小九，哥兒幾個跟你走，這就走。此處不留爺，自有留爺處！」

他要去？姜蟬一驚，忙從牆後探出了頭。

七八個人笑笑鬧鬧地往外走，她的視線越過眾人，直接落在最前頭的少年郎身上，忽然感受到一種難以言喻的熟悉感。

那人穿著一件打補丁的藍布棉襖，高高的個子，寬肩膀，和旁邊的人比起來稍嫌瘦削了些，走起路來懶懶散散的。

姜蟬篤定那就是衛堯臣。

他突然腳步一頓，回頭望過來，恰巧碰上姜蟬的目光，讓姜蟬恍了下神。

十七、八歲的少年，皮膚白白淨淨的不像個幹粗活的馬夫，嘴角微微向上翹，似乎在笑，又似乎在嘲諷著什麼。

乍一看，這人懶洋洋的，似乎很靠不住的樣子，但長眉斜飛，天然帶有一股英氣在，尤其那雙眼睛，異常黑亮，在暗夜中就像閃閃發亮的星星，消去他幾分痞氣，多了幾分不羈，使他變得格外與眾不同。

還在怔愣間，衛堯臣朝她笑了笑。

姜蟬猛地縮回腦袋，又不禁懊惱，躲什麼躲？她又沒做壞事，大大方方上前喚住他就好了。

深吸口氣，她跨前一步繞過矮牆，發現那幾個奴僕已經走了，原地只站著他一人。

姜蟬回過神，確認道：「衛堯臣？」

許是很少有人稱呼他的大名，他停頓了下才應道：「小姐找我？」

「你要走？」

衛堯臣撓撓頭，自嘲笑道：「沒辦法，我打了趙家的人，管事的說什麼也不敢留我——也挺好，贖身銀子都不要。」

姜蟬說：「你若不想走，也就是我和鄭管家說一聲的事。」

衛堯臣有點意外地打量她一眼，似乎不明白小姐為什麼突然關心他這個餵馬的，「不用麻煩了，我和幾個朋友說好合夥兒做點小買賣。」

姜蟬心頭暗暗一沉，忙提議道：「既是做生意，不如和我去京城吧。我要在京城開鋪子，打算請幾個信得過的夥計，你放心，我斷不會虧待你，日後你一個大掌

櫃是跑不了的。」

小姑娘嗓音很好聽，細聲細氣的，就像清泉潺潺流淌，眼神真摯又充滿期盼。衛堯臣悄悄挪開視線。

條件不可謂不誘人，他卻沒一口答應，反而問：「您怎麼想起請我來了？」

「自然是有人推薦，說你是很能幹的人，在馬廄幹活委實屈才。」姜蟬不慣扯謊，臉皮微微發燙，好在夜色漸深，正好替她掩飾過去。

衛堯臣並不信她的說辭，他一直在馬廄當差，整天餵馬刷馬趕馬車，和外頭那些掌櫃的話都說不了兩句，人家知道他能幹不能幹？

他沉默片刻，拒絕了，「多謝您的美意，我家裡走不開，不能離開真定。」

一句話就把姜蟬堵了回來，但她不想放棄，繼續勸說：「你家裡還有誰在？一起上京去。」

這次衛堯臣沉默的時間更久，最終仍是搖頭。

失望和沮喪襲上來，姜蟬掩飾地笑笑，笑得很難看。

她也知道人各有志，不能勉強，想了想，把手上的絞絲金鐲子褪下來，輕輕放在旁邊的石墩子上。

「值不得幾個錢，謝謝你替我出氣。」

除了這鐲子，她須得另外找個由頭給他貼補些銀子，再讓錢掌櫃給他介紹生意和門路什麼的。

姜蟬正胡思亂想著，卻聽衛堯臣道：「出氣？有人欺負妳？秦嬾嬾明裡暗裡擠對出去好幾個管事，現在連鄭管家都要看她臉色行事，這事不簡單，妳要當心……趙家。」

這話於他的身分可謂十分大膽，甚至僭越了。

姜蟬心裡泛上一股酸熱，除了他，身邊沒人提醒過她要小心趙家，眼拙的看不出來，眼明的看出來也不敢說。

眼眶發燙，她輕輕吐出口氣，笑著搖搖頭，「沒有，沒人欺負我，我挺好的……保重。」

說完，姜蟬轉頭走了。

雪色彌漫了整個視野，她小小的身影越去越遠，飄搖不定，彷彿要消失在漫天的雪塵之中，衛堯臣看著，心裡泛起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滋味。

她分明在撒謊！她定然是遇到極難極難的問題，身邊無人可用，才不得不找他這個敢揍趙家人的「惡奴」。

要不是她，自己早家破人亡了，現在她有了難處，自己卻要坐視不理？如果真發生變故，他會後悔一輩子。

衛堯臣重重吁了口氣，突然揚聲道：「等一下！」

姜蟬站定，回身望去，只見夜色濃郁，燈影微黃，晶瑩的雪花映著光，如無數細碎的水晶從他身旁飄落。

她怔了怔，快步折回來，驚喜道：「你同意了？」

衛堯臣不答反問：「您是不是要用我對付趙家？」

驚喜差點變成驚嚇，姜蟬連連擺手，「不是，不是，我、我只是……」我只是想報答你上輩子的恩情！

可這話說出來誰信？

衛堯臣眼中閃著頑皮的光芒，「只是什麼？」

姜蟬突然泄了氣，誤會便誤會吧，只要能報答他，也算償了自己的心願。

這副模樣在衛堯臣看來便是默認了，他斜斜靠在牆上，又變成那副痞痞的樣子，「東家，我要的很多，一間鋪子可不夠。」

姜蟬溫聲道：「好，一間鋪子的確太少，等你做熟了，十間八間都不在話下。」

衛堯臣笑聲朗朗，「承蒙東家瞧得起我，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，不過我也不是白拿錢不幹事的混子，我會把姜家鋪子開遍大江南北，東家就瞧好吧！」

姜蟬笑著點點頭，並沒當回事，她好奇另一件事，「你練過功夫？居然能打敗李管事，他可是趙家從鏢局專門請的拳師。」

提及此事，衛堯臣低聲笑起來，「他練的是正經的套路，按招數出拳。我的都是大街上學的野路子，他沒見過，一交手他就懵了，這就叫傻子剋高手，亂拳打死老師傅！」

姜蟬擊不住，聲音軟軟地笑起來，眼睛笑成了月牙。

衛堯臣也看著她笑，但不忘正事，「我要安頓好家裡才能上京。」

「這是自然，你去帳房支五百兩銀子，這是我單獨給你的，不必報帳。你過了年再去京城也行，不要到趙家找我，去真定會館，我派人提前等著你。你家裡遇到什麼難處，只管找我，不說別的，姜家在真定也是數得著的大戶……」

她絮絮叨叨說著，他靜靜聽著，手裡的金鐲子卻沒還回去。

一快一慢的梆子聲隔空傳來，姜蟬驚覺已經一更了，自己囉哩叭唆說了一大堆，對面的衛堯臣都凍得嘴唇發白。

自己裹著羽紗斗篷都嫌冷，更何況粗布破襖的他！

姜蟬輕聲道：「我走了，和你說說話心情都開闊許多，真的，我許久沒這樣開心了。」

「稍等。」衛堯臣轉身進屋，再出來時他手裡提著一個燈籠，「我送東家。」

雪停了，風還刮著，衛堯臣在前面穩穩走著，四周同她來時一樣的靜，積雪在夜色下閃著清冷的微芒。

他手中的燈映亮了她腳下的路。

漸漸能看到垂花門前的燈影了，衛堯臣把燈籠遞給她，「雪地濕滑，東家小心。」

「小姐！」還沒進門，銀繡便從內迎出來，「鄭管家和錢掌櫃到了，我叫小丫鬟過去奉茶，您先吃飯吧。」

姜蟬拾階而上，忍不住回頭望了一眼，那個高高瘦瘦的影子已然看不到了。

「去小花廳。」

她心裡裝著事，吃也吃不下，當然是先去見這兩個人。

她對錢掌櫃印象很深，這人非常反對變賣姜家產業，為此幾次和繼父起衝突，眼看鬧得不可收拾，母親沒辦法，只能辭退他。

他臨走前給母親留了封信，不知寫了些什麼，母親那惆悵的表情她永遠也忘不了。鄭管家則留在真定看管老宅，那場流民動亂過後，母親前後派了幾波人去找，有說被火燒死了，有說被流民打死了，始終沒有他們一家確切的消息。

重來一世，希望他們都能有個好結果。

第二章 娘親心裡埋根刺

姜蟬命銀繡去外間候著，獨自站在暖閣外，將事先想好的話來回在腦子裡過了幾遍，方挑簾入內。

暖閣鑲著琉璃窗，密不透風，兩個火盆熊熊燃燒，進門便是融融如春的熱氣撲面而來。

兩個中年男子忙放下茶盞，站起來躬身問好。

四方臉上嵌著一雙小豆眼的是鄭管家，腰間別著一桿短粗煙槍的黑圓臉是錢掌櫃。

姜蟬還了半禮，沒坐上首，撿靠窗的椅子坐了，開門見山道：「這麼晚請二位來，乃是有事相求。」

錢掌櫃立時說不敢，「小東家有事儘管吩咐，我可當不起您的『求』字。」

姜蟬溫聲道：「當得起，祖父去得早，我母親又不擅經濟，要不是您在外辛苦操持，姜家產業如何能有今日的場面？」

「這是我的分內之事，小東家過譽了。」

「分內之事能做好的又有幾人？」姜蟬話中似有無限感慨，「換個人，做份假帳，串通上下，盈利說成虧損，虧一分說成虧五分，四五年下來，恐怕我和母親就要靠變賣祖產為生了。說句實在話，錢掌櫃，您於我和母親有恩。」

這話是錢掌櫃絕沒有想到的，原來自己的萬般辛苦小東家都裝在心裡了！

一時他是激動得差點老淚縱橫，良久才拱手笑道：「我身無寸功，只是維持生意而已，小東家這樣抬舉，委實愧不敢當。」

鄭管家呵呵直笑，「老錢勞苦功高，姜家上上下下的人又不是瞎子，莫要謙虛啦。」

姜蟬接過他的話道：「鄭管家也不是外人，你是我母親的奶兄，論起來，我還要稱呼你一聲舅舅。」

「哎喲，折煞老奴了。」鄭管家擦擦眼角，適時問道：「不知小姐有何吩咐？」

姜蟬略停頓一會兒，邊說邊觀察兩人的神色，「姜家的產業，沒有我的話，不准變賣！」

鄭管家笑容一下子凝固，為難地道：「秦嬈嬈後晌拿著夫人的信找我，夫人要賣，這……」

錢掌櫃直接發問：「小東家，您和東家意思截然相反，叫咱們聽誰的呢？」

姜蟬稍微提高聲音道：「聽我的，我才是東家！」

兩人不由得對視一眼，皆從對方眼中看到了驚疑不定。

錢掌櫃皺著眉頭道：「小東家，您是不是和東家鬧彘子了？東家她一個女人支撐到現在不容易，好歹體諒她些吧。」

姜蟬有些哭笑不得，「錢掌櫃誤會了。我祖父留下的話，你們難道忘了嗎？」

鄭管家一愣，小豆眼中立時精光閃爍，卻是轉瞬即逝，只偷偷瞅著錢掌櫃。

「老東家是有話，外嫁女不得掌管姜家產業，夫人離家改嫁，的確算不得東家了。可是，您若不聽東家的安排……」錢掌櫃揉揉眉心，「您讓夫人如何在趙家立足？」姜蟬愣住了，她本以為一定會得到錢掌櫃的支持，不料第一個反對的就是他！為什麼？他明明是不同意賣產業的，上輩子的記憶出了偏差嗎？

姜蟬深深吸了口氣，強迫自己鎮定下來，試探問道：「錢掌櫃也覺得賣了鋪子好？」錢掌櫃搖頭道：「那倒不是，讓錢轉起來，錢生錢才叫賺錢。銀子拿在手裡就是死的，只出不進、坐吃山空不是長久之計。」

姜蟬輕輕一擊掌，「我也是這樣想的。還有一層，姜家幾代人的努力，燕子啄泥般攢下的家業，賣了愧對祖宗，我不能讓母親擔這個罵名，至於趙家……」她的語氣發冷，「他們自詡清高的書香門第，怎會看得上這些黃白之物？若因為這點事就給母親難堪，那真是自己打自己的臉了。」

在座的兩人都不是傻子，自然聽出點別的意思，只不過一個假裝沒聽懂，一個聽懂了卻不大贊成。

錢掌櫃勸她，「話不能這樣說，東家剛到趙家，正是掌家立威的時候，您這時候和她對著幹，多少讓東家下不來臺，日後怎麼管束下人？小東家還是先和東家商議商議，別因此壞了母女情分。」

姜蟬明白他的用意了，不禁歎道：「這不是還沒來及見母親嗎？瞧秦嬾嬾的架勢，恨不能立刻賣了姜家產業換銀子，我這心裡……實在是慌。」

錢掌櫃當即做下保證，「請小東家寬寬心，沒得到您和東家商議的結果之前，我不會交出帳本。」

姜蟬看向鄭管家。

「管他誰來了，老宅的帳本我也不給，就是豁出這條命，我也會把家給小姐看好！」鄭管家胸脯拍得啪啪響。

初步目的已達到，再談下去也不會有進展，姜蟬端了茶，讓人送走兩人。

待用過飯，金繡已經在屋裡等著姜蟬了，看那愧疚的神色就知道沒找到人。

「跑了倒印證了我的猜測，算了，趕走秦嬾嬾，還會有李嬾嬾王嬾嬾。」姜蟬無奈地搖搖頭，提筆寫了封信，命金繡給錢掌櫃送去。

她在信裡說了開鋪子的打算，讓錢掌櫃留心找幾個能幹的夥計，並特地提到衛堯臣，請費心栽培云云。

其實這些話她在小花廳裡就想說，可不知是不是她多心，總覺得鄭管家的反應有點不對，前面稍嫌冷，後面稍嫌熱。

重來一回，還是謹慎為上，於是她便沒當場提。

處理完這些事務，姜蟬就讓銀繡伺候著梳洗，躺到床上。

夜深了，很睏，卻睡不著。

母親才嫁過去多久就要賣鋪子……看來母親對趙華的感情比自己想得深，若是直接抖落出來趙華的真面目，母親極有可能不會相信，或許還會說自己要小孩子脾氣。

姜蟬是真想快刀斬亂麻，帶母親儘快離開趙家那個狼窩子，奈何手裡連把刀都沒有。

趙家在官場經營多年，故舊眾多，她要如何做才能撼動這棵大樹？

姜蟬深深歎口氣，長夜難捱。

同樣睡不著的還有衛堯臣一家。

白花花的銀元寶擺了一桌子，孫德旺拿起這個掂掂，捧起那個掂掂，笑得嘴角咧到了耳根。

「哎呀，二百兩銀子……我說大外甥啊，你可得謝謝我！」他滿臉得色，「要不是當初我硬把你塞進姜家，這好事能落你頭上？」

衛堯臣笑笑，「謝謝姨夫。」

孫德旺湊過來，兩眼放光，「等你日後飛黃騰達了，可不能忘了姨夫。」

姨母林氏拎著熱水進來，插嘴道：「小九什麼時候忘過你？月錢全給你吃吃喝喝，你眼裡就只有錢，也不想想姜家為什麼突然給他一大筆銀子。我看這事不簡單，小九，聽姨的，咱不去。」

「妳懂個屁！」孫德旺急了，「有錢不賺是傻蛋，去去去，爺們的事，娘們少摻和。」

林氏覷著丈夫的臉，嘴裡嘟嘟囔囔。

衛堯臣接過林氏手裡的銅壺，拽著她躲進西廂，「大姨，這是一百五十兩銀票，您收好，別讓我姨夫知道。」

林氏往外推，「二百兩少說也夠花好幾年了，姨不能再要。窮家富路，京城那地兒開銷又大，你自己拿著花。」

衛堯臣聽聽外頭的動靜，示意她小聲點，「我還有呢！就憑您收留了我和我娘，這恩情就大過天，收著。我跟那幾個兄弟都打了招呼，平時家裡有個抬抬扛扛的活兒，您儘管叫他們。」

林氏撩起衣袖擦擦眼淚，「小九，京城南來北往的人多，你得空打聽打聽你兄弟的下落。」

她的獨子三年前打傷人跑了，自此沒了消息。

衛堯臣應下，此時裡屋傳來幾聲含糊不清的嗚咽，他來不及多說，轉身進了屋。

炕上坐著一個三、四十歲的女子，皮膚細白，生得很是秀氣，身上穿著簇新的襖裙，烏黑的頭髮整整齊齊梳在腦後，可眼神癡癡呆呆的，嘴巴半張，嘴角還掛著一道涎。

這便是衛堯臣的瘋娘。

盆中水氣瀰漫，衛堯臣將棉巾子擰得半乾，先貼在臉上試試溫度，再溫柔地一點點擦拭著母親的臉，一邊喃喃道：「娘，您還記得那個救我的小姑娘嗎？兒子不孝，本不該撇下您，可她現在遇到很大的難題，我想幫幫她。」

小林氏仍呆呆的，手漫無目的在空中一揚一落。

「等我在京城站穩腳步就把您接過去，到時候雇幾個人專門伺候您。」衛堯臣拉

過母親的手，把臉貼在母親的掌心，「娘，兒子不是無能之輩，您看著，兒子定會出人頭地，讓您過上好日子，讓誰都不敢再欺負咱們！」
絲絲寒風透過窗縫襲來，炕桌上的燭火搖曳一下，爆出個燭花。

翌日巳時，日光柔和，姜家大門四敞，奴僕們肩提手扛忙進忙出，一輛輛暖轎、馬車、馱轎魚貫而行。

街對面站著些看熱鬧的人，豔羨不已，議論紛紛。

「姜家祖墳風水好啊，一個寡婦硬是攀上了侍郎大人，真是好福氣！」一個中年男子目露妒色。

「寡婦怎麼了？人家要錢有錢，要長相要長相，哪點差了？就算不嫁趙大人，也輪不到你。」說話的是個小媳婦，嘴皮子也利索。

在人們的取笑聲中，那男子向後退了一點。

「要我說，姜娘子嫁就嫁了，姜姑娘合該在家招婿。」另一位老者插嘴說，「怎麼著也得給姜家留個後啊！」

時下子嗣觀念深重，不少人紛紛點頭應和。

「這話在理，二老爺，您和姜老爺子有舊，等年下她們回來祭祖的時候，您和她們好好說道說道。」

「就是、就是，這不是讓姜老爺子死不瞑目嗎！」

遠離熱鬧的角落裡，衛堯臣靜靜地站著，遙遙朝中間那輛藍氈馬車揮揮手——儘管他知道裡面的人看不到。

一位黑圓臉男子慢悠悠走過來，拱拱手笑道：「鄙人姓錢，小友可是衛小公子？」
衛堯臣心思轉得快，立刻猜到這位是姜家的大掌櫃，急忙走上前，「錢叔，您叫我小九就成，本該我去拜訪府上，還勞您過來找我。」

錢掌櫃順著他的話道：「誰找誰不一樣？走走，找個地方喝兩杯，小東家想開鋪子，咱們商量商量怎麼幹。」

真是想瞌睡就給個枕頭，衛堯臣笑道：「我養馬拿手，買賣上頭是兩眼一抹黑，待會兒可要好好請教請教錢叔，您別嫌我煩。」

錢掌櫃一擺手，邊走邊道：「小九，叔要留在真定替東家守著這條退路，京城那邊你多費心。唉，也不知這一去，她們母女在趙家是什麼光景……」

寒風吹過樹梢，散雪落了他一肩膀，他盯著街巷的盡頭，神色中透著寂寥。

衛堯臣眼神閃閃，替他拂去肩頭的雪，沒說話。

真定距京城不算遠，也有三四天的路程，趙家接應的管事原本計畫姜蟬和伺候的人先走，行李車在後慢慢走，可姜蟬不同意，說自己身嬌體弱，禁不起顛簸趕路，要緩緩地走。

不說別人，連金繡也有點不理解，悄悄問道：「您之前天天喊著想夫人，恨不能立刻飛過去，現在倒不著急了？」

姜蟬苦笑一聲，她日裡夜裡想的都是母親，怎會不著急？但是再著急也得忍著！她想了想，輕聲說：「去了趙家，少說多看，不要別人和妳推心置腹幾句，妳就引為知己，什麼話都和人家說。」

金繡笑了聲，「看小姐說的，我是話多，可也不是沒心眼的人。」

姜蟬笑笑，「不光是提醒妳，也是告誡我自己。」

金繡見她似乎不怎麼開心，從食盒裡撿了幾樣蜜餞點心遞過來，「出門時我瞅見秦嬈嬈，臉拉得老長，都快和驢臉差不多了。」

說完，她使勁往下撇嘴，眼睛瞪大，學秦嬈嬈生氣的模樣。

姜蟬被逗得一口茶差點噴出來。

秦嬈嬈根本不願意走，是她說「妳是我的教養嬈嬈，理應一起上京」，一句話堵住所有的藉口，秦嬈嬈臉色能好才怪。

笑歸笑，她心裡清楚，今後她半分馬虎不得，秦嬈嬈回去肯定會告刁狀，母親也肯定會受牽連，但總比留這個禍害在老宅興風作浪的好。

馬車搖搖晃晃，令人昏昏欲睡，姜蟬靠在大迎枕上，雙目微闔，腦子卻一刻不停謀劃著。

如此六日過去，一行人終是到了京城，剛進城門，姜蟬就命人將兩個寫著「姜」字的燈籠掛在車前，而且專撿著熱鬧的大街走。

浩浩蕩蕩十幾輛馬車，引得行人紛紛駐足，猜測這是哪個姜家，加上車輪過處，是兩道深深的車轍，不免讓人好奇車裡面裝了些什麼東西。

似是承受不住人們打量的目光，一輛馬車拐彎時車身一歪，嘩啦一聲，車翻了，麻繩斷裂，苫布翻開，裡面的東西散了一地。

一陣倒吸氣，人人皆是目瞪口呆，鑲金的雕花箱，明亮的全身鏡，水晶簾子八寶屏風亮閃閃，黑漆嵌螺鈿大立櫃門直顫，各色綢緞晃人眼，這還只是一輛車上的東西！

人群譁然，更好奇這是誰家，太有錢了。

於是姜蟬便在眾目睽睽之下，來到趙家的大門口。

金繡跳下馬車，大力拍門板，「開門開門，姜家小姐到啦！」

趙家門房從門縫裡探頭看了一眼，眼神呆滯了下，隨即「啪」地關上大門。

圍觀的人越聚越多，嘈嘈雜雜，指指點點。

「趙大人續娶的夫人就姓姜。」一個戴著四方平定巾的書生恍然大悟道：「我還以為是小門小戶，原來這麼有錢！」

另一人露出「我早就知道」的表情，「要不是有錢，趙大人能娶一個帶拖油瓶的寡婦？」

有個抱孩子的婦人問：「這大冷天的，怎麼不讓進門？」

有人接話道：「欸，下馬威懂不懂？叫人知道厲害，以後趙家說什麼就是什麼了。」

說話聲隨風飄入馬車，姜蟬一直緊繃的面孔微微鬆解下來。

上輩子她聽從秦嬾嬾安排，先行來京，一頂小轎從角門入府，人們只當趙家來了個打秋風的窮親戚，而馬車到了行李直接卸入趙家庫房，等她知道的時候東西早入了趙家的帳。

趙老夫人打了一頓管庫房的，說把東西還她，過後卻「忘」得一乾二淨，她面子薄，問了幾次沒下文就不敢問了，而那時候母親在和幾個妾室鬥法，急需趙老夫人的支持，乾脆補她一筆銀子了事。

姜蟬並不在乎從哪個門進府，今天她故意引起這麼大動靜，要的是讓所有人知道，她和母親並不是依附趙家而活的破落戶。

姜家，有錢！

他們再想悄悄吞了姜家的產業，也得掂量掂量如何堵住悠悠眾口。

「小姐，這門要是一直不開，咱們就這麼耗下去？」金繡搓搓手，「我再叫門試試看？」

姜蟬道：「不用，趙家不是不知禮數的人家。」

他們慣會做戲，自詡溫厚純良的典範，這麼多雙眼睛看著，這麼多張嘴說著，他們不會砸自己的名聲。

果然，不多時，隨著嘎吱吱的響聲，黑漆大門從內緩緩打開了。

金繡佩服地看著自家小姐。

趙家不大，三進的宅子，東西帶兩個跨院，進門不遠就是二門。

「蟬兒。」一個稍顯柔弱的窈窕女子立在垂花門後，目光慈愛，笑意中帶著淚意。

姜蟬呆呆地望著母親，心裡湧上千言萬語，卻連「娘」也喊不出。

她腿腳發軟，幾乎是跌跌撞撞撲到母親身上。

好聞的百合香，溫暖的懷抱，柔柔的語音，無一不告訴她，這是母親，是母親，母親還活著！

「娘——」她所有的情緒瞬間爆發，無數夢回的淚水，無盡的委屈辛酸，皆在這一聲悲愴淒切的呼喚裡面了。

姜如玉緊緊摟著女兒，摩挲著女兒的頭，也是哭得說不出一句話。

金繡的姑母袁嬾嬾邊拭淚邊勸，「風大，夫人和小姐回屋說話吧。」說著，用手指了指了院落的方向。

姜如玉猛地醒悟過來，老夫人年紀大了，凡事喜歡討個好彩頭，知道她們在這裡哭哭啼啼的，心裡恐怕不痛快。

她忙替女兒擦乾臉頰，「莫哭了啊，風大，當心吹皺臉。待會兒見了老夫人，要大大方方的，臉上帶笑，嘴甜一點。」

姜蟬吸吸鼻子，重重點了點頭，聲音發顫地說：「我知道規矩，秦嬾嬾在家反反覆覆教過我。」

姜如玉以為女兒緊張，安撫道：「老夫人是很和藹的人，最疼愛小輩，等妳見了就知道了。」

說著，姜如玉安排車隊去卸行李，這才陪著女兒去老夫人的院子。

趙家宅子裡靜悄悄的，門前兩棵光禿禿的樹，地方小，屋子多，丫鬟婆子們個個

屏聲靜氣，令人踏進來就感覺到一股逼仄沉悶之氣。

姜蟬沒有多吭聲，只默默地跟著母親走。

等抵達院落前，早有丫鬟在門口等著她們了，「總算是來了，老夫人都念叨好幾回了。」

丫鬟如此說著，卻沒有打簾子。

袁嬾嬾上前一步，飛快塞給她一個荷包。

丫鬟才低聲道：「秦嬾嬾在裡面，來的時候臉色不大好。」

姜如玉好看的柳葉眉微微皺起，幾不可察地歎了口氣。

姜蟬也聽到了，低頭掩去嘴角的笑意，再抬頭，滿臉的忐忑。

丫鬟進屋通傳，等了片刻，丫鬟才回來打起簾子，母女倆總算進屋。

屋裡鋪著絳紅色團花地衣，左右擺著兩排官帽椅，一位面目和藹，非常富態的老婦人坐在正中的軟榻上，笑呵呵地望著她們母女。

秦嬾嬾在旁邊立著，笑容有幾分勉強。

姜如玉提醒女兒，「蟬兒，快來拜見祖母。」

小丫鬟拿過蒲團放在姜蟬腳下，姜蟬愣愣看著，她知道現在不是較勁的時候，應該行禮，可膝蓋怎麼也彎不下去。

姜如玉暗自發急，偷偷用胳膊肘碰了女兒一下。

姜蟬咬牙跪下去，俯首道：「拜見老夫人。」聲音像蚊子哼哼。

她突然看見地衣有一處顏色比周邊要深一些，似乎還有兩根茶葉梗，恰恰就在趙老夫人腳踏旁邊。

摔茶杯了？原來老人家也不像表現出來的那般平靜。

「往後咱們就是一家人了，不必拘禮，快過來坐。」趙老夫人樂呵呵地說。

姜蟬沒有依言坐軟榻上，反而覷著秦嬾嬾的臉。

秦嬾嬾不明就裡地回看她一眼。

似是得了允許，姜蟬輕手輕腳走過去，小心翼翼坐在軟榻邊兒上。

趙老夫人拉著姜蟬的手，不過說了些多大了，平時做些什麼，要與家裡姊妹好好相處之類的話。

姜蟬小聲答著話，每說兩句就看看秦嬾嬾，若她臉色略有不對，馬上就慌張地閉上嘴。

這種景象姜如玉如何會沒看見，她頓時笑不出來了，想著這個秦嬾嬾在真定還不知如何「教導」女兒。

趙老夫人卻好像沒察覺到不對，呵呵地笑著，「看來我這老婆子不討小姑娘喜歡哪，瞧這拘謹樣兒，快回妳母親身邊坐著去吧。」

姜蟬如蒙大赦一般立起身，然而下一刻腳步一滯，又是回頭去看秦嬾嬾。

秦嬾嬾垂著眼皮，辯無可辯，幾乎咬碎一口黃牙。

等到了母親身旁，姜蟬還是小心翼翼只坐了半個屁股。

桌上的攢盒裝著好些茶點果脯，姜如玉見女兒悄悄瞅了好幾次，許是餓了，便把攢盒往女兒面前推推，示意她儘管吃。

姜蟬高高興興拿起一塊桂花糕，剛遞到嘴邊，好巧不巧，秦嬾嬾咳嗽了一聲，於是姜如玉看見女兒委屈巴巴地放下桂花糕，雙手交疊放在腿上，坐姿標準得跟用尺量過一般。

她再也無法掩飾心中的怒氣了，便是趙老夫人也暗含警告地盯了一眼秦嬾嬾。秦嬾嬾老臉紫漲，內心大呼：我沒有，我冤枉，我就是嗓子突然乾癢，真沒別的意思啊！

「車馬勞頓，老大媳婦安排孩子早些歇息。」趙老夫人面帶疲憊地揮揮手，溫言道：「有位世交的姑娘出嫁，家裡幾位小姐跟著妳二叔母過去添妝了，明日再見也是一樣的。」

待姜氏母女告退後，趙老夫人的臉立時變得冰冷，「妳辦的好事！」

秦嬾嬾撲通一聲跪倒，「老夫人，那小丫頭狡猾得很，您千萬別上當！她故意裝得怕我，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，在真定她橫著呢！」

趙老夫人將手中的佛珠重重拍在小几上，沒好氣道：「我當然知道她不簡單，敢截姜氏的信，她就不是個膽子小的，妳以為她做給我看？她是給姜氏看。」

秦嬾嬾愣住，臉一點點變得蒼白。

趙老夫人說得不錯，姜蟬的確在挑撥母親和趙家的關係，而且效果還不錯。

一回院子，姜如玉立即命人打熱水伺候女兒梳洗，擺上女兒愛吃的零嘴，鋪了滿床的衣服首飾叫女兒挑選，忙得不亦樂乎。

「娘，您以後是不是不疼我了？」姜蟬緊緊黏在母親身旁，淚汪汪說。

姜如玉抱著女兒道：「淨瞎想，娘就妳一個孩子，不疼妳疼誰？」

她可憐兮兮地說：「可秦嬾嬾說……說您以後還會有其他的孩子，要是我不乖乖聽話，您就只疼弟弟妹妹，不要我了。」

「少聽她胡說！」想起剛才的情形，姜如玉氣得手直抖，「我還以為她是個好的，沒想到這樣張狂，我就妳一個骨肉，還能讓一個下人騎妳頭上去？」

母親到底更顧念自己！姜蟬心中大定，話鋒一轉告起狀來，「秦嬾嬾要賣咱家的鋪子，不就是給小弟弟攢錢嗎？」

姜如玉輕輕戳了下她的額頭，解釋道：「這便是妳誤會了。朝廷有規定，官宦家眷不得經商，馬上就要考察，總不能因我壞了妳繼父的評定。」頓了頓，她繼續說：「老夫人前天還問了一句，蟬兒，妳是不是把娘給秦嬾嬾的信拿走了？」

「是，她要我手裡的鋪子，不給就說我忤逆，我一害怕，就把信藏起來了。」

姜如玉面色更加難看，忤逆是大罪，這話一旦傳出去，女兒的名聲就全毀了！前頭鋪墊了這麼多，姜蟬以為到了時候，趁機提出要求，「娘，您看這樣行不行，把咱家鋪子放在我名下，我不改姓，不當趙氏女，就不會影響……」

「不行，老夫人好不容易才同意妳上族譜。」姜如玉連連搖頭，「妳都及笄了，親事還沒個著落，那些世家大族的眼光高得很，沒有好身分，怎能有好親事？」還是不同意！

姜蟬心一灰，許久才說：「如果我改姓趙，年節誰回鄉祭祖？誰給祖父祖母送席，難道要讓他們在地下挨餓受凍？」

姜如玉臉色微變，顯然這話刺痛了她，說話也有點底氣不足，「有鄭管家在真定操持，祭奠定然辦得妥妥當當的。」

「不用理會一兩個刁奴的惡言，娘不會虧了妳，賣完鋪子給妳留一半銀子當嫁妝。」她明顯不想再談這個話題，轉而說：「妳繼父有一嫡一庶兩個女兒，沒有兒子，院子裡除了我，還有兩個姨娘……」

姜蟬突然插嘴，「娘，趙大人根本不喜歡您。」

姜如玉先是一怔，繼而覺得好笑，「又說胡話，妳知道什麼喜歡不喜歡的。」

姜蟬不服氣，「如果趙大人喜歡您，他就不會納妾。」

姜如玉不以為然，「都是以前的事了，納妾也是為要個兒子……唉，跟妳說這個幹什麼，小孩子別打聽大人的事。」

往常她這樣說，姜蟬定然會換個話題，今天她卻不依不饒的，「如果娘也生不出兒子呢？他都四十了，如果用子嗣當藉口，再收幾個小妾通房，您又有什麼辦法？」

姜如玉面色漸凝，不自然地笑笑，「幾個妾而已，就是個玩意兒。」

「如果只有娘這樣想，那趙大人不是可以託付終生的人，如果他也這樣想……」

姜蟬目露不屑，「把枕邊人看成玩意兒，他又算什麼好人？」

姜如玉心頭大震，不認識似的看著女兒，「這些話……是妳自己琢磨的，還是別人跟妳說的？」

「我自己想的。」姜蟬脫口而出，稍停片刻，補充道：「這一路上我也看了不少，聽了不少。娘，趙大人官居三品，這麼大的官，京城裡想和他做姻親的肯定不少，他為什麼獨獨看中了真定的姜家？」

「咱們有錢，沒勢，有句話叫三歲小兒持金過市，說的不就是咱們？但凡趙大人有點別的盤算，娘又如此信任他，到頭來讓他吃得骨頭都不剩，連給咱們擊鼓鳴冤的人都沒有！」

話音漸歇，屋裡一片沉寂。

「幾日不見，妳怎麼變得疑神疑鬼的。」姜如玉忽然笑了笑，「妳就篤定娘生不了兒子？」

生不了，因為三年後我們都死了！

姜蟬眼圈微紅，低著頭不說話。

見她二人情緒低落，袁嬾嬾趕緊打岔笑道：「其實趙家也滿重視夫人的，這不，尋常趙家不開正門的，都走角門出入，今兒個咱家小姐可得了好彩頭。」

「就是，娘一進門，妳繼父就把他的私房、俸祿全給了娘，老夫人也從不讓我立規矩。」姜如玉摩挲著女兒的手，「可別再說剛剛那些話了啊，讓妳繼父聽見怎麼想。」

姜蟬重重透出口氣，起身道：「日久見人心，娘，緩著些，沒壞處。」

說完，她不想跟娘親再說趙家的事，怕自己會哭出來，或是母女爭執，便說去院子裡走走，姜如玉方才雖然寬慰女兒，可心中也是有些沉悶，便沒有勸阻。

斜陽從天邊斜射過來，積雪泛起一層金色的光芒，姜蟬站在雪地裡，仰頭看著頭上那片四四方方的天。

姜如玉倚著窗子，怔怔望著女兒的背影，眼角淌下淚，「我是不是委屈了孩子？」袁嬾嬾也有點唏噓，「小姐打小沒爹，心思又細膩，這乍然到了趙家，難免患得患失的，那個秦嬾嬾也著實嚇到小姐了。往後夫人還是多陪陪她，別讓她覺得自己成了沒人要的孩子……」

一番話說得姜如玉更加心酸，暗暗想著鋪子的事往後放放，反正來年二月才開始考察，先安撫了女兒再說。

掌燈時分，趙華回來了。

他生得很是儒雅，冠玉一樣白皙的面孔，配著頷下三絛美髯，滿滿的書卷氣，舉手投足風度翩翩，只一雙三角眼有點煞風景。

姜蟬恨他恨得牙根癢癢，卻不得不承認，這個趙華的確有吸引女人喜歡的本錢。見過禮，趙華指著她對姜如玉笑道：「我說今天怎麼總有人叫我請客吃飯，普通館子還不行，非要去京城第一館，不然就是一頓沒二、三百兩下不來的聚賢樓，甚至還有伸手借錢的——原來根兒在這丫頭身上！」

姜如玉不解，「這和蟬兒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有輛裝行李的馬車翻了，露了富。」姜蟬不鹹不淡地應了一句。

「現在人人都知道我夫人是個大商賈嘍，偏在這個時候……」趙華苦笑著搖搖頭。趙華話音才落，姜蟬的眼淚劈里啪啦往下落，卻壓抑著不肯放聲哭，那模樣看得姜如玉心碎，看得趙華愕然。

眾人好一陣勸後，姜蟬才哽咽著道：「趙大人是不是看不起我娘？是不是覺得姜家商戶的身分給您丟人了？」

女兒先前的話到底在姜如玉心裡種下一根刺，不禁狐疑地看了一眼丈夫。

趙華眼皮跳跳，頓覺不妙，連忙演著慈父辯解了幾句，看姜如玉跟姜蟬臉色都仍不太好，又忙說姜蟬今日才抵達京城，肯定累了，讓她回房去歇著。

這顯然是要趕緊哄哄姜如玉。

姜蟬看了看姜如玉，姜如玉也正想好好跟丈夫理論，便也勸女兒回房，姜蟬這才走了。

夜深了，正房的燈還亮著，隱隱傳來爭執聲，間或女人的哭聲。

月光透過窗櫺照在床前，姜蟬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著，她突然很想衛堯臣，很想和他說說話。

月光照在牆外，照在一個高瘦的身影上，他繞著趙家宅子走了一圈，停在大門口，看著雪地上殘餘的車轍，咧著嘴哈哈大笑起來。

第三章 賣布匹大發利市

翌日，姜蟬一起床就去了正房，發現母親眼睛有點紅，精神倒還好。

姜如玉道：「妳繼父跟我賠了一晚的不是，還託我轉告妳，他是無心之言，妳別往心裡去……不說了，這事就算翻篇兒。」

姜蟬知道轉變母親的想法並非一朝一夕之功，只得說好。

姜如玉順著轉了話題，「十六是昌平縣主生辰，咱家也收到請帖了，妳繼父說去的都是京城數得著的人家。蟬兒，這可是個好機會，妳要用心準備。」

看得出母親對這次宴會很期待。

姜蟬思索起來，上輩子並無此事，昌平縣主是趙華原配的遠親，因著這層關係，老夫人就沒讓自己和母親在人家面前露過臉。

其實都出五服了，原配在的時候也不怎麼走動，況且京城圈子裡個個都是人精，即使碰面了，誰又會故意讓三品大員的夫人下不來臺？不過是打壓她們的藉口罷了。

這回趙家主動提出讓她去生辰宴，算是示好了……

姜蟬抿嘴一笑，昨天給母親下的猛藥也不是毫無作用嘛！

她接過話說：「娘，那我出去逛逛，買點京城時興的衣服首飾。」

姜如玉一口應允下來，「去，吃了飯就去，袁嬪嬪，取二百兩銀子來，再把霜霜她們叫上。」

「母親叫我？」門簾一晃，趙霜霜腳步輕快走來，親親熱熱挨著姜如玉坐下，歪著頭，俏皮笑道：「這位便是姜家妹妹吧，生得真好看，曉雪，這回妳可被比下去了。」

再見仇人，姜蟬強忍著滿腔恨意，只是暗笑，不愧是趙霜霜，一句話就挑撥了她和趙曉雪的關係。

跟在後面的趙曉雪則是紅了臉，支支吾吾說不出話來。

趙曉雪長得柔嫩嬌媚，身形玲瓏，模樣的確是一等一的標緻，儀態卻不好，塌肩含胸的，十分美貌也成了八分。

「都好看。」姜如玉溫和地看著她們，為她們分別做了介紹，又提起縣主生辰宴的事。

聽說要去縣主家赴宴，趙霜霜很是歡喜，嘰嘰喳喳說個不停，話裡話外無非是她和縣主多麼親密，她一定會照顧好姜蟬云云。

一番話算是說到姜如玉心坎裡了，笑吟吟地又掏出二百兩銀子。

姜蟬搶在前頭接過銀票，「還不擺飯？我都等不及要出門了。」

趙霜霜縮回手，面上沒有一絲的尷尬，卻道：「祖母說妹妹膽小慎微，叮囑我說話柔和些，不要嚇到妹妹。如今一見，方知是祖母多慮了。」

姜蟬依偎在母親身旁，脆生生答道：「沒有秦嬪嬪整日不錯眼盯著教導，我覺得喘氣都順暢許多。」

秦嬪嬪歛，您老就接著背鍋吧！

用過飯，三位女孩子同乘一輛馬車，出門直奔京城最大的銀樓。

所謂店大欺客，趙家不是這裡的主顧，小夥計一見是幾個生面孔，衣著也普通，不免有所怠慢。

姜蟬隨意看了看，狀若無意道：「也不過如此，我姜家的首飾鋪子都比這強些。」

姜？姜……姜！

小夥計霍地來了精神，「幾位樓上請，小心腳下，掌櫃的，有貴客！」

三人隨著小夥計進了廂房落坐沒多久，掌櫃的也來了，客氣地問她們今日想要挑什麼。

「把你們的好東西都拿出來。」姜蟬溫溫柔柔笑著說：「兩位姊姊隨便挑，妹妹初來趙家，往後還請姊姊照顧一二。」

趙霜霜心覺不妥，然而看到掌櫃的讓人送來的金累絲步搖、白玉手鐲、南珠串子……登時挪不開眼，也無心計較她的話了。

趙曉雪一向看嫡姊臉色行事，自然緊隨其後，她難得有添置首飾的機會，巴不得多挑兩樣。

姜蟬獨自坐在窗前，冷冷看著興高采烈的趙家姊妹片刻便覺無趣，目光漫無目的掃過街面，忽然一頓，凝在一個高瘦的人影上頭。

只見那人散漫地走到街對面，懶洋洋地將氈帽向上推了一下，抬頭朝她笑了笑。

衛堯臣！姜蟬呼地站起，幾乎叫出聲。

衛堯臣豎起手指，示意她不要出聲，然後指指前面的街角。

姜蟬打量店內一圈，趁著趙家姊妹忙於挑選首飾，悄悄下了樓。

原地沒有衛堯臣的身影，她怔了怔，發現他在前面，她走，他也走，她停下腳步，他便也停住，始終跟她保持一段不遠不近的距離。

如此徹底離開銀樓的視野，衛堯臣才站定等她，等她趕上來了，兩人一邊走一邊說話。

姜蟬又驚又喜，「你什麼時候到的？不是說過完年才來？家裡怎麼樣？現在住哪裡？」

「比東家早到兩天，我家人都安頓好了，放心吧。」衛堯臣的聲音極其乾澀，不時掩口咳嗽幾聲，「不能浪費年前這個旺市，我和錢掌櫃商量了下，先運些藍印花布賣，賺一波快錢再說。」

「我到處看了看，現下沒找到地段合適的鋪子，有也太貴，還要裝飾鋪面，請夥計，白白耗功夫，我想著……」他突然止住話頭，帶著幾分小心問：「您怎麼了？」他注意到眼前的少女眼睛蒙上了水光。

比自己晚出發，卻比自己早到，路上還不知如何的辛苦，而且來了就馬不停蹄找鋪面，聽他嘶啞的嗓音就知道定然是累極了。

她一方面是歉疚，一方面又感動於到底有人在全力支持自己……連日來壓在心頭，那股無人可訴的沉鬱似乎消散許多。

姜蟬掩去淚意，含笑道：「有你在，真好。」

衛堯臣怎麼也想不到姜蟬會蹦出這一句，訝然之餘，心裡還熱呼呼甜滋滋的，又泛著點淡淡的酸澀，卻很快掩飾過去。

「那是，我早就說過，雇我，東家絕對只賺不賠！」他朗朗笑著，一縷碎髮從帽子下頭掉出來，顯出一股調皮勁。

姜蟬也笑了，撿起剛才的話題道：「藍印花布從南邊興起的，真定鋪子進過一批貨，但是賣得不太好，現在還壓在庫裡呢。」

衛堯臣搖頭道：「那是賣得不對路，和綾羅綢緞擺在一起，誰買？」

姜蟬琢磨了會兒，也不禁搖頭失笑，確實，藍印花布多流行於平民之間，擺在綢緞莊，有錢的看不上，普通人不知道，可不是賣不動？

衛堯臣繼續道：「我拿著布樣找人看了都說好，還問我哪裡有賣，可見這種布是可以賣的。」

姜蟬卻是想，京城不比真定那小地方，藍印花布在真定是好東西，這裡的人就不見得能瞧上眼了。

但看著那張寫著十足信心的臉，她覺得還是不要打擊他的好，反正這批布放著也是放著，賣出去最好，大不了……她偷偷買下來。

萬事開頭難，總要叫他順順利利地開張。

如是想著，姜蟬歡快地說：「我看可以，正值年節，定能賣個好價錢。」

衛堯臣笑了，引著她登上一輛騾車，他坐在車轆上，輕輕甩了個鞭花。

騾子噠噠小跑起來，姜蟬挑起車簾，透過縫隙看著他的背影，「沒有鋪子，你打算在哪裡賣？」

「帶您去個好地方，」衛堯臣沒回頭，「坐穩嘍！」

姜蟬放下車簾。

短暫的寂靜後，但聽外面逐漸喧囂起來，大概兩刻鐘後，騾車停住了。

車簾一掀，露出衛堯臣的笑臉，他伸出手，「到了。」

姜蟬猶豫了下，騾車沒有腳凳，她看著半人高的車轆，還是隔著袖子把手搭了上去。

衛堯臣手心一陣發癢，再看人家面色如常，舉止自然，他不禁在心裡笑話自己還不如一個女孩子大方。

腳剛沾地，姜蟬就打了個趔趄，差點摔倒。

她訕訕道：「坐車太久，腿麻了。」

衛堯臣倒也沒有笑她，只讓姜蟬看看四周。

眼前這條街道十分熱鬧，沿街左右兩行全是擺地攤的，賣古玩字畫、煙料香料、舊衣舊貨、西洋的精巧器物、倭國的畫兒……但凡大商鋪有的這裡全有，滿街的嘈雜亂叫，擠擠挨挨人來人往。

「城隍廟大街！」衛堯臣露出一絲得意，「這裡人多，沒有門攤費，給巡街差役幾個茶水錢就行，而且沒固定攤位，誰來得早，誰就有好位置，東家，這可是擺攤的好地方！」

姜蟬卻不贊同，「寒冬臘月，露天擺攤太冷了。」

「賺錢還怕冷？」衛堯臣哈哈大笑，「天越冷，出貨越快，東家，您就在家等好消息吧！」

他的笑聲很有感染力，莫名就讓人想跟著他一起笑，姜蟬望著他，笑意隨著嘴角的弧度蕩漾開去，宛若春風流水。

衛堯臣微微錯開目光，「快晌午了，我送您回銀樓。」

「直接回趙家。」姜蟬眼中閃過一絲促狹。

姜蟬沒讓衛堯臣送到門口，離趙家還有兩條街就下了車，專撿雪厚的地方走，等出現在姜如玉面前時，已是鬢髮蓬亂，累得臉頰通紅，裙子、鞋子都叫雪水泥水打濕了。

姜如玉大吃一驚，細問後方知女兒和趙霜霜走散了，過後也沒人找她，只能一路打聽著回家。

姜如玉心疼得直掉眼淚，頭一次懷疑自己是不是過於怯懦了。

她原想等趙霜霜回來訓斥幾句，結果等來等去，反而等到了趙老夫人的訓斥！趙老夫人的屋裡，趙曉雪淚水漣漣道：「店家把首飾裝好了，結果姜妹妹不見人影，把我和姊姊晾在那裡，當時店家的臉色……好像我們買不起故意搗亂，真是丟死人了。」

「別說了，姜妹妹許是有急事。」趙霜霜苦笑著說，「母親待我們不薄，看在母親的面兒上，曉雪，算了。」

趙曉雪嗚咽道：「那是京城最大的銀樓，主顧都是高門大戶的夫人小姐，若生出一兩句閒話，我們還要不要做人了？」

「姜氏，趙家並不缺那幾個錢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麼話不能明說？」趙老夫人怒道：「我看她就沒把自己當成趙家人，上族譜，哼，等等再說吧。」

姜如玉臉氣得發白，強忍著淚水道：「老夫人不能只聽一面之詞，蟬兒走丟了您知道嗎？她苦苦等了半個時辰都沒人去尋找她，您知道她怎麼回來的嗎？一路走一路打聽，人凍得渾身發顫，到家話都說不利索了！這人生地不熟的，萬一讓拐子拐走了，我可活不成了！」

她這話一出，屋裡靜了一瞬，就連趙曉雪也忘了哭，呆呆看著嫡姊，而趙霜霜沒給她任何提示，和祖母對了個眼神，立時也落下淚來。

「母親，是女兒不好，一門心思想著給您挑件禮物，連妹妹什麼時候走的都不知道，後來我想派人尋妹妹，偏偏店家攔著我們不讓走，當時場面那個亂……唉，不說了。」趙霜霜緩步走到姜如玉面前，將一個小小的銀盒放在姜如玉手邊，「千錯萬錯都是女兒的錯，母親原諒女兒這一回吧。」

說罷，她屈膝深深一蹲。

姜如玉只覺心頭又酸又熱，忙一把抱住趙霜霜，「好孩子，這事怎能怨妳？快起來！」

趙老夫人長長歎口氣，「老大媳婦，妳閨女到底有點小家子氣，出去走走也不打招呼，平白搞出這場亂子。」

姜如玉拭淚道：「蟬兒也沒想到會迷路。」

趙老夫人笑道：「一場誤會，說開了就好，從我庫裡挑兩匹好料子做新衣裳，給孩子們壓壓驚。」

這時有小丫鬟捧了臉盆、巾子等物進來伺候梳洗，又有幾個得臉的嬾嬾在旁湊趣說笑話，少頃，氣氛緩和下來，也能聽到笑聲了。

唯有趙曉雪笑容僵硬，與滿屋的融洽格格不入。

消息傳到姜蟬這裡，她不由得也為趙霜霜的反應叫聲好。

這個人三言兩語，外加一副不值錢的耳墜，就輕而易舉地消去母親的怒意，甚至產生愧疚之心。

雖有點不甘心，卻也不是全無收穫，她一直想撇清和趙家的關係，今天趙家這場「問罪」倒給她提供了好理由。

姜蟬低頭尋思半晌，找母親說，往後她的吃穿用度，一應花銷，全部自己承擔，不用趙家的一文錢。

姜如玉無奈道：「不必分得那麼清楚，我難道不是趙家人？花妳的，花我的，有什麼區別？」

「不一樣，花自己的錢，硬氣！不然就像今天一樣，跟車的丫鬟婆子都不把我當主子看。」姜蟬委屈巴巴地說，「秦嬈嬈還說大戶人家的小姐走哪兒都前呼後擁，快拉倒吧，我進門出門，那幾個連動都不動一下！以後我使喚的人，我自己給月銀，省得說我吃趙家穿趙家的，還變著法兒地坑她們，我又不是沒錢，受這鳥氣！」姜如玉本是個不愛管事的閒散性子，這兩日一事接著一事，難免有些心力交瘁，揮揮手道：「隨妳隨妳，小祖宗，且讓我耳根子清靜清靜。」

親娘都默許了，趙老夫人得知此事也沒法說什麼——人家畢竟是親母女，姜如玉的心是偏的，說多了就會適得其反。

她窩了一肚子火沒處發，後續看趙曉雪的目光就多了幾分冷意。

趙曉雪委屈得要死，偏偏也不能說什麼，只能忍了。

而姜蟬順理成章地撤了伺候的趙家下人，換了屋子裡的擺設，把自己帶來的東西登記造冊，再不怕趙家偷摸貪了去。

她甚至蓋了間小廚房，連尋常米麵蔬果都不從趙家的採買走。

姜如玉覺得有些過，但看孩子開心，比剛來那幾天舒朗不少，也就忍下不提。

轉眼到了衛堯臣攤位開張那天，姜蟬早早尋了個藉口出門，到城隍廟時，日頭已經升到樹梢，各個攤位擠擠挨挨，街面黑壓壓的全是人，一眼望不到頭。

吵吵鬧鬧，說個話都要使勁喊，衛堯臣要如何招攬生意？

姜蟬沒有打擾他，帶著金繡悄悄坐在街對面的茶攤打量衛堯臣的攤位。

只見那攤位占地約有一丈見方，前面支起一排木板，這沒什麼稀奇的，讓她疑惑的是，攤子後的空地上豎著兩根兩丈來高的木架子，中間橫桿用紅布蓋著，鼓鼓囊囊的，不知放著什麼東西。

衛堯臣一身黑色短打，目光炯炯，往常那種懶散、隨隨便便的樣子一掃而空，腰間束著紅帶，更顯肩寬腰細，身姿挺拔，任憑誰見了都要忍不住讚一聲好個俊俏的少年！

他身後立著四個夥計，穿著一樣的衣服，個個生得眉清目秀，模樣相似，連胖瘦高矮都差不離，往攤子上一站，都不用吆喝，人們的目光整齊齊齊地就飛了過去。

金繡站在矮腳凳上光明正大欣賞了半晌，驚歎地說：「小姐，衛小九夠能耐的，打哪兒找來這四個一模一樣的人，夠顯眼的！」

姜蟬笑道：「其實是不一樣的，只是穿著打扮、身量步態極其相似，讓人們產生的錯覺而已。」

噹噹噹，但聞一陣鑼響，衛堯臣清清嗓子，跨前一步，大喝一聲，「看一看，瞧一瞧，賣啦——」

姜蟬差點被水嗆到，哪有這樣吆喝的，連賣什麼東西都不說？

圍觀的人已是哄堂大笑，「小夥子，你賣啥？」

尖利的口哨聲接二連三的響，更有好事者取笑道：「你來錯地方啦，大柵欄在那頭！」

看有人搗亂，姜蟬不禁替衛堯臣緊張起來，指尖都捏白了。

衛堯臣卻是撓撓頭，嘿嘿笑了兩聲，帶著幾分愜氣道：「我頭一回幹買賣，大柵欄也是集市？看來這位兄弟經常去賣，敢問你怎麼賣呀？」

人群又是一陣大笑，那人滿臉通紅，跳腳要罵，一位衣著考究的老者訓斥道：「這小兄弟一看就是老實人，你少找麻煩。」

姜蟬給金繡遞了個眼色。

金繡會意，揚聲叫道：「掌櫃的賣什麼稀罕東西？」

前頭的人同樣奇怪，「就是，板上什麼都沒有，你到底賣啥？」

動靜越大，駐足的人越多，又是一陣鑼響，待人聲稍靜，衛堯臣大聲笑道：「各位叔叔伯伯大娘大嬸，大嫂子小姊妹，看看咱的藍花布！」

話音甫落，他伸手拉住高木架旁的麻繩，用力一拽。

呼啦一聲，紅布收起，旋即藍印花布從高高的橫桿直落下來，一面巨大的藍底白花鳳穿牡丹圖霍然展現在眾人眼前。

吵鬧的人安靜下來，目瞪口呆盯著眼前的巨幅布料。

安靜是可以傳染的，很快從街這頭傳到街那頭，剛才還嘈雜不堪的街道神奇地安靜下來，只有那幅藍印花布在風中烈烈地響，日光映著花布，那隻鳳凰閃著銀光，振翅欲飛。

姜蟬仰頭望著那旌旗似的藍印花布，輕輕吁了口氣。

布鋪受場地所限，大多是把布匹排列擺放，純色布自然沒問題，花布的展示效果就差一些，頂多展開幾尺看看樣子。

而這種大尺寸圖案的布，尋常人家別說用，見都很少見，驀地出現在眼前，絕對會令人感到震撼，哪怕只有一瞬，也足夠了。

待人群漸漸回神，衛堯臣抓住機會喊道：「隨便挑隨便選，做衣裳做帳子，被面壓箱布，四十文一尺，足尺足量，買一丈送一尺，童叟無欺！」

姜蟬覺得定價高了，時下棉布每尺只賣十五文，普通花布也不過二十文到三十文不等，藍印花布的確是好東西，但四十文對普通的老百姓來說，還是多多少少有點捨不得，而且擺地攤，不應是薄利多銷嗎？

果然，圍在攤前的人們紛紛搖頭。

衛堯臣把手往下一壓，「別嫌貴，明兒個您想買或許還沒有。大伙兒聽好了啊，五種花色，一天十匹，賣完為止！」

眾人訝然。

有人問：「為什麼只賣十匹？」

衛堯臣笑嘻嘻說：「實不相瞞，統共就一百匹存貨，正好賣到年根兒。」

一聽就這麼點布，立刻就有人掏錢，「我要我要，來一匹！」

衛堯臣補充道：「每人每天一丈，不准買多，想再買，您明兒再來。大冷天的，咱不能讓後面的人白白受凍不是？」

說話間，夥計們已經把今日份的布料擺上來了。

限量買這可是絕無僅有之事，手頭寬裕想買個新鮮的自不必說，便是先前有所猶豫的人也按捺不住了，人們生怕自己買不著，那是拚命往前擠，登時一片混亂。

「排隊排隊！」兩個夥計伸出手攔在前面，好險沒讓人群擠翻攤子。

一個中年婦人不放心，「這布掉不掉色？一下水，染得白花成了藍花，布就廢了。你只賣十天，過後都找不著你。」

衛堯臣站在方凳上，高聲道：「真定會館衛小九，有問題儘管來找我，包退包換。」

「這小兄弟老實，不會騙人，瞧這布多厚實！」一個小媳婦撚著剛買到的布，喜孜孜道：「這也叫澆花布，南邊可時興了，我託人買過兩次，花色不如這個好。」

有小媳婦幫腔，排隊的人更多了。

姜蟬隱約猜到他的盤算，這個衛堯臣，她竟小看他了！

金繡一邊高興，又疑惑不解，「照這熱鬧的光景，頂多兩三天就能賣完，早點賣完早點歇著不好嗎？他為什麼要限制大伙兒買的量？」

姜蟬笑了，示意她仔細觀察人群。

買到的人興高采烈，不住顯擺，一臉得意，好像撿了多大便宜一樣，排隊的人伸著脖子，不住催促前面的快點，還有來晚的人，數了數前面的人頭，估計排不上了，那是又跺腳又歎氣，滿臉遺憾。

金繡還是不明白。

姜蟬輕聲笑道：「妳且看著，明兒個定然早早就排起長隊，用不了三天，半個京城都會知道城隍廟的藍印花布。」

不到兩個時辰，十匹布已經賣完，伴著失望的歎息，人群開始慢慢散了。

姜蟬也準備走了，卻不料背後傳來一聲輕笑——

「連句開業大吉也不說？」

衛堯臣大踏步走來，一瞬不瞬地望著她，而不知是不是錯覺，她竟覺得此刻的他像個急切等待表揚的孩子。

「好個開門紅！」姜蟬是由衷的佩服，對於誇獎他是毫不遲疑，笑著說：「排隊買的不一定是好東西，但好東西人們一定會排隊買，如果大家都爭著搶著去買，路過的人看到，勢必也會跟過去排隊買。不花一文錢就打響了名頭，你這招夠厲害！」

衛堯臣聽得心花怒放，陪著姜蟬往馬車走。

姜蟬沿著街邊慢慢走著，忽而一笑，「我也得誇我自己一句，果真看對了人！」衛堯臣眼中閃著光，「妳真這麼想？」

「那當然！」姜蟬言語間透著濃濃的歡快，「我得趕緊給錢掌櫃去信，讓他也高興高興，再把剩下的貨都送過來，嗯……開春要不要囤點布？」

衛堯臣眯起眼睛，目光閃過另幾家賣布的攤子，壓低聲音道：「我好不容易掀起的聲勢，不能讓二道販子占便宜。東家，還不如咱們自己染。」

姜家的確有染坊，但面對的是鄉下的客人，染的大都是褐、黑、藍、綠等幾種純色布，從沒染過花布，更沒有懂行的師傅。

自己染的話，要有新染缸，去南邊請師傅，夥計們也得從頭教，費力不說，萬一染不成呢？

姜蟬目前的打算是求穩，儘量保住姜家產業，等徹底去掉趙家這個禍害，再做進一步發展，省得辛苦半天卻為他人做嫁衣。

衛堯臣看出她的遲疑，勸道：「人們知道南邊有藍印花布，卻不知道其實魏縣也有，就是不出名罷了。」

「魏縣？」姜蟬滿臉迷茫，「那是哪裡？」

衛堯臣聲音又低了幾分，「邯鄲魏縣，方才掛出來的布就出自那裡。東家，魏縣大大小小共有十家染坊，我要讓他們全成為姜家的作坊。」

姜蟬瞠目，好半天才喃喃道：「人家肯賣嗎？就算肯賣，我一下子也拿不出那麼多銀子。」

衛堯臣噗嗤一聲笑了，「咱不買，不過用他們的工具和人幹活，這是我剛想出來的主意，等琢磨好了再和您說。」

見前面走來一位頭戴斗笠的老者，衛堯臣立刻止住話頭，抱拳笑道：「劉掌櫃的，發財，發財！」

劉掌櫃同樣抱拳還禮，「生意不錯啊，我這一路上光聽人們議論你的藍印花布了，我說小老弟，給老哥哥留幾丈？我不白要，該多少錢我給你。」

衛堯臣擺擺手笑道：「這話見外，一會兒就讓夥計給您送一匹過去。我說這不下雪不下雨的，您老提著蓑衣幹什麼？」

「給張翰林送貨去。這些文人也挺有意思，放著狐裘錦衣不穿，偏喜歡戴斗笠披蓑衣，還說什麼……要學著畫上的人雪中釣魚？搞不懂，搞不懂啊。」

「喲，這是大買賣，您忙著。」

衛堯臣和他道別，往前走了兩步，卻看姜蟬立在樹下沒動，若有所思盯著上頭的積雪發呆，衛堯臣悄悄站過去，不防姜蟬猛地一拍手，嚷了一句——

「我知道了！」

呼啦啦，驚起樹上一群家雀兒，雪沫子兜頭蓋臉落了兩人一身。

「您知道什麼了？」衛堯臣拍著身上的雪問。

姜蟬看著他，一字一句認認真真地說：「這是我剛想出來的主意，等琢磨好了再和你說。」

衛堯臣一怔，旋即大笑，「好好，這麼快就還回來了，不愧是我東家！」

回到趙家，姜蟬馬上找來銀繡。

「從真定帶來的東西清點好了沒有？」

銀繡把帳本和一串鑰匙捧給她，「已經全部入帳，但是趙家只有一個大庫房，我怕弄混了，就在每個箱子上頭貼了字條。」

她到趙家就被打發去整理庫房了，這還是第一回和小姐見面，也不知道哪裡犯了小姐的忌諱，是以神色間有些惴惴不安。

姜蟬翻了翻帳本，點頭道：「清晰明瞭，帳目做得很好，其他人有沒有看過帳本？」

銀繡低下頭：「袁嬈嬈奉夫人之名，抄了一份去，今日秦嬈嬈來尋我，也想抄一份給上院，我不敢擅專，因小姐不在，就去問了夫人……」

姜蟬歎氣道：「夫人是不是讓妳給她？」

銀繡默默地點了下頭。

「妳也真是的，既是小姐的東西，就等小姐回來再問。」金繡打從在真定時被小姐提點了句，就明白自己的立場，看銀繡不懂，頓時不滿，「就那麼著急向秦嬈嬈賣好？」

銀繡的臉騰地紅到耳朵根，嘴唇蠕動了下，卻是無言以對。

「妳啊，不願得罪人，想人人都說妳的好。」姜蟬搖搖頭，眼中掠過一絲悵惘，看著銀繡，似乎看到那個遙遠的自己，「可是，要辦事怎能不得罪人？銀繡，妳這性子不適合在我身邊伺候，妳回家吧。」

銀繡大驚失色，急忙跪倒，「小姐，奴婢知錯了，別趕奴婢走，奴婢家裡頭……他們會把奴婢再賣了的！」

說到最後，銀繡忍不住落淚。

姜蟬一直靜靜看著她，等她哭夠了，方緩聲道：「我想再定，妳先下去。」

銀繡無奈，只得抹著眼淚走了。

金繡扒在門縫看了好一會兒，沒好氣道：「秦嬈嬈又去找她了，這個銀繡，乾脆把她打發走得了！」

姜蟬沉吟著說：「她的家人確實靠不住，硬攆她走我怕她想不開……不著急，且看看她怎麼應對。」現在她有更要緊的事兒，說完她便轉了話鋒，「我記得咱們也帶了塊藍印花布，妳找出來替我做件半臂，趕緊點，急用。」